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舉人臣陳　寅

通典卷十一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十一

鬻爵 漢 後漢 晉 後魏 大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先列反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人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

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

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顔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

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

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内侯靈帝懸鴻
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
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
嫌其銅臭凡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宫室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
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以示之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

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
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
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
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
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
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
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

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勑納錢百千

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勑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户内無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勑條外有悉以家産助

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錢時屬幽寇内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榷酤　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者獨取利顔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

斗四錢孝元時貢禹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主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絶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邉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截才代反給工器薪

榷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勑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納税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歴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漢　晉以後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貸假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也）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

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

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歴宋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

雜稅漢　後漢　宋　齊　東晉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

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口四十錢

以治宫室蜀李雄溥賦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賨賨之名舊焉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楊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以會稽邉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也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

曰臣忝會稽粗聞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項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

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

薄斂何足怪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準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

初諸州府應税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

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税一

平準均輸附○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鄭玄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曰賈阜猶盛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名價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

来儥音鬻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劑音子隨反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也必以賈人為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爾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人無貨則賒貰而與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昃日昳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於人謂物行苦者也使有使阜起其賈以

微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有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有災害物貴市不可以稅為人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人

凡市偽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之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

賈師掌其次之貨賄之理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

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貯米穀棺木而睹久雨而有疫病者也貴賣之因災害阨人使之重困故令有常賈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

御史相與語問以人所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

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

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

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

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

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

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為虜所係
乃脩鄣塞飾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
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
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
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
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荊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
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

貧士貧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

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葢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貿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

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絶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
絶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
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魚升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
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絶凶年歳儉則行幣物流
有餘而拯不足也往時戰士或不得禄今山東被災頼
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振故均輸之蓄
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
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

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令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穀纑紵屬可以爲布旄罽之屬纑音盧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柟梓薑桂金錫連音蓮鈆之未鍊者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来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子

計然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之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凶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酆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隙音却地居隴蜀之閒要故曰隙隙為要路之閒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徙櫟邑(左馮翊)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蒲北反)僰僮西近邛筰(右各反)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石北也（石邑縣在常山）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懻忮（懻音冀忮音之致反今以士名强直為懻中）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羯羠不均（羯九竭反羠音

兒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僄匹抄反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謡俗猶有趙之風也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戸二百千戸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

角（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魚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為轅也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若千畝巵茜（音倩其花染繒赤黃色）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

耎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渠略反徐廣曰會聚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

千瓨（長頸甖也）醬千甔（甔甀也都甘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鍾薪
藳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者曰章
曹掾也）竹竿萬箇其軺車百乘（馬車也）牛車千兩木器髹（徐廣
曰音休漆也）者千枚銅器千鈞（二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
石（百二十斤石素木素器）馬蹄躈千（躈音口弔反）牛千足羊彘千雙僮
手指千（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務須手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砂千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疋荅布皮革千石（荅音土合反荅
布白疊也）漆千斗糵麴鹽豉千瓿（或作合器名有瓿孫叔敖云瓿瓦器受斗六升合為

領也鮐䱅千斤鮐音台䱅音自泚反鯫千石鮑千鈞鯫音在垢反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駔音祖即反駔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利比於千乘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

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其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

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也理刀劒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王莽簒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賖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賖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斡焉斡音管令開賖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

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焦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

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卬物價起也卬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絶欲貸以理産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叔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姓姓名偉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

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殽之將為食殽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

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僱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通典卷十一

通典卷十二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糴 常平 義倉○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

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為斂糴民重之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

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鏹錢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器械種饟糧食畢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

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明於法則調盈虛御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神祇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斯故往者用之為幣則一行深知其道矣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

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公曰何謂也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虎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

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為君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冀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錣錣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

饑餓不食音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音餘也不足則君雖強本趣耕本則務農趣讀為促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烏能以為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播植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所謂須有制度於其間兼輕重之術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求物反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

之在君（予音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一愚取十）有不賡（賡猶償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利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

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巨橋之粟貴糴則設重泉戍之類是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服魯梁綈之數是也桓公問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之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

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稟之矣稟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筐乘馬所謂筐乘馬者筐猶實也筐者以幣為筐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

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皆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令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招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間自漢興晁賈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槩粗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耳他皆類此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税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

對曰昔武王有巨橋之粟糴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穀十二斛也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子外反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籍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籍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請以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窌之數（困邱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窌而不得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困窌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

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令齊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有因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

於諸侯賓人欲為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郊有掘闕得龜者堀穿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闕求曰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者海神之子也東海之子者海之子也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以終而身也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珤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珤為質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才夜反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

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反下皆同）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於築城）因使王人刻石為璧（刻石刻其美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

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樹反）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畜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於偽反）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一說即葵）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

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曰唯膠數為可耳膠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令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至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入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齎石壁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氓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劵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國

中大紿崢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蓬蠭蠭古蜂字螫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

其人為綈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紲繑而踵相隨（紲繑謂連續也紲息列反繑邱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齺也土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齺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餧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音與）則憙奪則怒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賢遍反）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曰租籍強音其兩反）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王霸之君去（丘呂反）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反）從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則豪富商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

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藉謂之止生（畜許牧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藉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藉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藉謂之養贏（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已避其藉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藉於食中歲之穀石十

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藉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藉歲凶穀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四十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税十錢凶歲税二十者非必税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是人君作發號令收穡而戶藉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藉者也穡斂委所委積之物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税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税也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

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曰此何故也管子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令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耘同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磽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

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令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

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

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世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

一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也故大熟則上糴三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漢宣帝時歳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

令宜通糴王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勑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齊武

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郡市絲綿綾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潯陽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

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歷陽今郡　南兖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理廣陵今郡　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　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葢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令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

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令彭城郡揚令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刱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

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

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户不過一石中户不過七斗下户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敕諸州斗秤京太府校
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
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户口凋
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廪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
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
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
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
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

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户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户出粟上上户

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據所種田畝别税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户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

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内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内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三千五十八萬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劒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内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内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闕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食貨賦税篇下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

而每月有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導行割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薦饑兇逆豕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刱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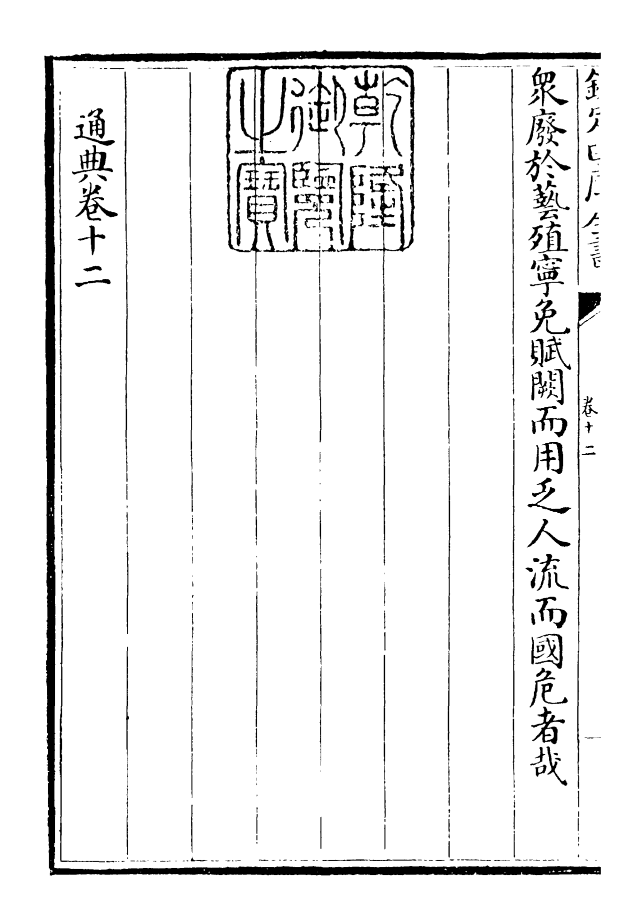
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揺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

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

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强兵立
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竪雖本
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兹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
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蘊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
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
税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
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

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

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通典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通典卷十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

自昔羲后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乂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

咨於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畧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巳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

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兹道材何遠乎

第六雜論議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周　秦　漢　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並具學篇中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脩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

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内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寫其副本任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賔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内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强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

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愍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十萬也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横之説並不可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

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

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閭閈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閭郡也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

度尊之故事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 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士報國也 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

千人屬光禄勲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選公車徵起悉在馬光禄勲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歳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鈌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奔走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蹋人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可

為將相及使絶國者絶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請為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

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緣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驁與傲同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

舉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禄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湯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戸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具考績篇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王莽時太常學子弟歲舉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左右将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禄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

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

令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歳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閲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令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入奏四科補賊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

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

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顔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駮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

經參雜霸軌聖王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廻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刬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

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於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黄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古諸侯貢士之方也中興

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黄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

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

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吏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

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隷三體立於太學

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興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順帝諱保改稱守沈既徵曰初順帝推心虛己延企天下之士以玄纁玉帛徵魯陽樊英既至天子為降寢殿設壇席待如神明尚書奏引延問得失英所對唯常言無宏謨博畧可以動覩聽繇是流俗諠囂以為處士純盜虛聲襲俗而已物議不允是時閹官秉政姻黨徧天下故士君子羞為儕偶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之冠李杜陳范為其徒更相褒重危言高論橫議得失朝廷政刑必品裁之公卿皆畏迎門倒屣折節自下議者咸以為文儒復興唯申屠蟠曰不然當戰國

閭處士干時列國之君至有擁篲為前驅者卒致焚書坑儒之禍茲其兆矣既而羣士以善惡相驅或譏誣相加一彼一此連為鉤黨而閹豎等搆成釁故乃誣告郡士以交結訕謗圖為不軌靈帝震怒悉令逮捕之於是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因緣或詞濫而誅從禁廢者六七百人從古以來諸生之盛莫如是善人喪敗亦莫如是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闇然而日章故衣錦尚褧惡其昭昭也嗟乎申屠子龍其知言歟

通典卷十三

通典卷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

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歳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戸口

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史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或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黄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

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

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論輩論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

長所第中正所單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

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

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畧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没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材授任不計資叙時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課績篇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頽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

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崇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

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涖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輕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

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皇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之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

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農於是百工商賈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山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啓擬數

人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又王戎字濬冲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隷傅咸奏戎曰書

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郡官居職未周而或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或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或官或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於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

非之論横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

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

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令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

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

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豔用私情虧公法豔坐自殺○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

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叙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帝榮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黄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黄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黄門第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䟽曰令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强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玫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

得爲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

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

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

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

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

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

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

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

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

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

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叅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閲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罵風遂行不可止也巳擊轂攘袂填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謟黷吏曹按閥閲而選舉不遑訪採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窺覦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

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
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
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竒一
亦宜採諮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
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
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
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
武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

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賔客無倏掃門項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以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者又以名不表著絶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閳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

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貎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

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别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别内外隨才補用以黄紙録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

版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
詔局草奏聞勑可黄紙寫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
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
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
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永俟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
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
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
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

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名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李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曽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嘆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凡子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則闕而不置

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頺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冐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别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牓於衢會期屠害彞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

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彜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拽彜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為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為煨燼仲瑀被創以竄免彜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寃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愚

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時亮外掾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廉正六為吏部郎中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

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鑒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嘗操刀而使剸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法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今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叙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因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

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書奏惠帝崩及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

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衣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彦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

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内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令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髙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髙談謬加褒飾所舉

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吏餘轉遷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官

幷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内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内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幷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

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别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蘓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

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

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鍜錬辛苦甚密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

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擠也暨盬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

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通典卷十四